

我曾上海福州路的旧书店里觅得一本刊印于1946年11月的《程砚秋图文集》。这本图文集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盛行的演员专刊有很大的不同，一般的演员专刊主要登载演员的照片、剧照，所演剧本的片段、唱词，也有一些花边新闻之类的文字等等。相比之下，《程砚秋图文集》内容丰富、图文并茂，是一本系统介绍和论述程砚秋艺术和生活的文集，可说是一部关于程砚秋的小型百科，具有重要的资料和文献价值。

刊印这部图文集时，程砚秋正在上海演出。抗日战争时期，程砚秋息影舞台，隐居在北京西郊青龙桥荷锄务农。直到抗战胜利，他才重登舞台，不久就来上海演出。先是与梅兰芳等一起参加捐助，赈灾义演，后在天蟾舞台公演，演出十分火爆。这次演出从1946年春至1947年秋，历时一年多。

《程砚秋图文集》就是在此期间编印、问世的。这本图文集由上海天蟾舞台广告部编印，但具体策划、操办和主编人是唐大郎。唐大郎是上海滩著名的报人，有“江南第一支笔”之称，能票戏，演武生。这本图文集汇集了沪上诸多文化界名人，如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洪深、陈叔通、吴祖光、石挥、俞振飞等人的文章、题词、诗歌等。郭沫若的题词是：“平剧是吾国戏剧之民族形式中最经洗练者，确为宝贵之遗产，值人珍视，以余度之必将永存而不至磨灭。”田汉在《寄语砚秋》文章中写道：“在国际饭店八楼重见砚秋先生，

其后再见于佐临家，乃得长谈，不仅在国难之际大节凛然，即于平剧革新意见亦多相合处。”

图文集内容丰富，披露了许多珍贵的或鲜为人知的资料，比如程砚秋与罗瘿公的交往史。罗瘿公曾出资为程砚秋赎身，引荐他拜师王瑶卿、梅兰芳，又为他量身定制编写了多部剧本。图文集里刊登了罗瘿公的遗诗《赠程郎》：“除却梅郎无此才，城东车马为君来。笑余计日忙何事，看罢秋花又看梅。”程砚秋则一直把罗瘿公视作恩人，恭敬地执弟子之礼，尽后辈之孝。

另有多篇诗文书及程砚秋抗战时期归隐山林的事情，并刊登了多幅照片。唐大郎的《寄感》：“非缘病酒始恹恹，跣足南窗听雨眠。遥夜每无明月共，高名宜待好诗传。退耕陇亩真殊勇，忍饿须臾亦既贤。少日从忧删未尽，遂耽寂寞过中年。”翁偶虹《玉砚秋霜》云：“程氏赋居青龙桥，隐于农者数年，躬亲农事，其短褐荷锄，徘徊夕阳中的摄影，遍刊南北报章。……童芷苓言慧珠等专程往询，思立雪，更欲得《荒山泪》《春闺梦》诸剧，皆不果。归语予询其故，予笑而不言。暗念：‘程君岂久隐于青龙桥畔者？果尔，国将不国！春归尽屋为荒山矣！’”

# 唐大郎主编的《程砚秋图文集》

■沈鸿鑫



《程砚秋图文集》封面及内页

图文集还刊登了一些关于程的趣闻。如《程砚秋结婚盛况》一文云：“程砚秋系于民国十二年四月间与果湘林女公子结婚……旧历二月二十四日行聘，梅兰芳夫妇为大媒，礼物四十八抬……花轿直抬至新房门首，梅兰芳扶新娘出轿。进房后其门遂闭。拜天地有无数手续，不许外人窥视，礼毕，门启，新郎出赴别室，来宾蜂拥至新房，此为梨园之礼节，亦当年之一段佳话。是日都中名旦十数人全数报到……”

《把腿锯了的笑话》一文写到，1922年10月，程砚秋首演申城，反响强烈，媒体多有报道。《新申报》副刊“小申报”编者江红蕉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程

老板唱、做、念、打、扮相、身段，无一不好；可惜长得太高大了些，现在我所要提出的问题，就是怎样使程砚秋矮一些，请大家想想。”问题一出，不旬日间，足足收到1000多封答案信件，有许多答案真是想入非非，有合理的，有开搅的，还有滑稽以及理想的，整理起来不外乎下列几个办法：一，把腿锯短了，安上假腿。二，将台前用木板钉上一截，遮住观众视线。三，特制无台板之舞台，不使人看及足部，演员在内踮高跷。四，舞台做得特别高，如庙中所有之戏台一样，观众由下往上瞧，视线所及都是高不可攀，便无所谓长不长了。五，请老板只唱武戏，因为武戏必须

踮踮，程可不踮踮，便不觉其高了。江编辑自己也提出一个办法：“程老板以后组班，不拘何等角色，都挑选比自己身量高的人，至少必须和自己一样高，那观众就不会再觉得程老板长得太高了。”由此可见，程砚秋首秀申城所引起的关注及影响之大。

《程砚秋第一次坐飞机》一文写到，1933年12月，程砚秋应济南北洋大戏院之聘，赴济演出。其时著名飞行员孙桐岗也在济南，他亲自驾驶一架飞机在空中散发报告程砚秋演出的传单。程砚秋演出结束，孙桐岗又邀请程砚秋同坐飞机，一览济南全景。当时中国航空事业尚初见萌芽，除飞行家外，无有随便乘坐者。在孙的盛邀下，程砚秋居然一身戎装（飞行员服饰）登上飞机，腾空而去。程砚秋可能是京剧界坐飞机的第一人。

图文集还刊载了程砚秋的长文《游欧回忆录》以及《锁麟囊》《春闺梦》《碧玉簪》《荒山泪》《文姬归汉》《梅妃》等程派名剧的部分唱词，还有其彩色和黑白的剧照、生活照等80余帧图片，弥足珍贵。

在唐大郎主编的这本《程砚秋图文集》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程砚秋，深切感受到这位京剧大师的精湛演艺和高尚的艺品、人品，堪称光耀天地，流芳千古。

# 丰子恺佚文《漫画续展自序》

■杨新宇

丰子恺先生的漫画，因其真善美的表达，一向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一时间遍布大街小巷，发挥着重要的宣传功能。2016年海豚出版社推出50册《丰子恺全集》，汇集了他除译文之外的所有文字及漫画。当然，再全的全集都难免有遗漏，1946年11月5日的上海《中央日报》上，就有一篇丰子恺的《漫画续展自序》，为全集所失收。

在文章中丰子恺提到，1946年10月在大新公司举办的画展颇受群众的欢迎，因而在读者要求下，又借改造出版社会场“免费续展”。据《丰子恺全集》所附的年谱记载，1946年“10月14日，在上海大新公司二楼举办个人画展”，“10月19日，在上海大新公司举办的画展结束”，“10月27日至11月3日，在上海改造出版社举办画展，免费参观”，正与《漫画续展自序》一文吻合，但年谱并没提到在改造出版社的画展是“续展”的事。

丰子恺在文章中罗列了当时上海大小各报所刊登的对画展的善意的评论，这些当年即时性的评价颇具史料价值。更有意思的是，丰子恺还批评了两个小报上的文章：《丰子恺裸体卖画》和《丰子恺不要脸》，前者未经采访就编造丰子恺说过“你要我画裸体画，还不如让我自己裸体展览吧”的话，后者虽是恭维丰子恺，称他“所画的人物都没有脸孔。是一种新派”，但“题目用得太过凶，不看内容而专看题目的人”难免误会。“丰子恺画画不要脸”的事，大约后来丰子恺与人谈过，在很多书中均

有提及，《丰子恺全集》的总编陈星所著的《丰子恺新传》中，就说这标题起初使丰子恺怒不可遏，然而当他细读全文后，却“很赏识这篇文章，不仅认为文章题目取得好，同时也为自己的画能广大读者乐于接受而倍感欣慰”。但从《漫画续展自序》一文来看，丰子恺对这些小报受商业利益驱动，“无中生有，或无端伤人名誉”，是颇为不满的。

《漫画续展自序》是一篇颇有价值的文章，今年恰是丰子恺120周年诞辰，将它附在下面，作为全集的补遗，也算是对丰子恺先生的一个纪念。

## 漫画续展自序

丰子恺

我的画在大新公司展览时，常有学校团体，备言要求免费入场参观，我一概允许。又常有公教人员要求星期日展览。这我可不能答允。因为该公司星期日是不开的。十月二十日新民晚报发表一公开信，署名“读者季萌”，劝我免费续展，以供广大群众鉴赏，我的老朋友来信说，不可辜负此种好意。我亦以为然，就向改造出版社（四川中路汉口路口）商借会场，于十月廿七（星期日）至十一月三日（星期日）开展八天。欢迎参观，不收门票，而且头尾有两个星期日。这可以聊答公教界诸友及那位季萌先生的盛情了。

近来上海大小各报，登载关于我及我的画的文章，颇为不少。我的画展办事员替我剪留的，不下十余篇。据说还有遗漏

的。我阅读那些剪报文章时，心中常常吃惊：原来世人对我及我的画，有这样的看法！有人说：“他有一颗悲悯的心，他热烈地爱着人类，他向人们作一个苦笑。”（十四日世报）有人说：“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处相待，古道无人独还。”（五日益世报）有人说：“与其说是一位画家，毋庸说是一位诗人。”（十五日中华时报）有人说：“看丰子恺的画，好像读陶渊明的诗，使我们走入另一世界，一个透顶闲适与透顶精致的世界。”（廿六日新民晚报）有人说：“丰氏最喜孩童，天真流露画面上。”（不详何报）有人说：“春色满园关不住，丫头婢子忙匀粉。画面上洋溢着作者热爱青春生命的仁者之心。”（十七日中华时报）有人说：“他将人类的是非，善恶，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使我们对人生有了另一角度的认识。”（十七日学生日报）有人说：“笔致轻卷而简朴，题句含蓄而辛辣。”（十四日诚报）有人说：“用艺术感化人，但不鼓动人，不染政治色彩，不发空论。”（十四日立报）有人说：“即使有人从技巧上予以指摘，但是，以其真善美的人生观反映在纸上，如许真情，如许人性味，不失为至高至上的艺术。在上海遍地彩色纸片中，这却是一支鲜花。”（十六日和平日报）有人说：“替劳工发出正义的呐喊。”（十五日立报）而季萌先生的信上说：“这种通过民间苦情而存在的漫画，恐怕不宜于作为‘庙堂’的陈设，高贵人士茶余酒后的鉴赏吧！这种带有人民的泪水的作品，需要广大的群众去体会，去体味。”

因此，他提议要求我不收入场券费而公开展展。

对于这些评语，我不敢承认，同时亦不敢反对。因为绘画毕竟不像文章那么明白表示思想。故鉴赏者见仁见智，自有他的自由，不容作者承认或反对。何况我作画的时候，任兴而动，根本没有预计。“聋人也唱胡笳曲，好恶高低自不闻。”我的作画，实不啻聋人唱曲，哪有计较别人批评的能力呢？只是聋人的唱曲，不是无端乱唱，也是由于外界事象的引诱及内心感兴的催迫而唱出的。故在聋人，这样地唱曲，自以为是最自然而最真率的；至于他人的批评如何，在所不计了。

要计较的，只有两个方形小报的文字。其一叫做《海风》的，上载一文，题曰《丰子恺裸体卖画》。内容大约说，我的画大都严肃，没有诱惑性。有人问我为何不画裸体画，我回答他说，你要我画裸体画，还不如让我自己裸体展览吧。其二，是前些时的某小报，上载一文，题曰《丰子恺不要脸》。文章内容，十分恭维。末了说，我所画的人物都没有脸孔。是一种新派，叫做印象派，中国画这画的只有他一人云云。

这些小报为要惹人注目，推广销路，而煞费心思地制造动人的题目，其苦心原可原谅。然而无中生有，或无端伤人名誉，毕竟是使不得的！前者，毫无根据，不知这记者如何写出。后者，虽有根据，但这题目用得太过凶，不看内容而专看题目的人，总以为我真个做了“不要脸”的事。牺牲我的名节来维持贵报的销路，似乎太残忍了。牺牲我个人，其实小事；只恐此风长养起来，弄得社会不成社会世界不成世界，却是“伤脑筋”的。所以我不得不计较一下。

中央日报要我写文，因此写了以上的一段话。其实都是无必要的。

卅五年十月廿九日子恺于上海